



光明书空

网络人文书之(十一)

高小林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足球变形记

尽管这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 我仍然极不情愿地把它讲出来

足

球

变

形

记

高小林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足球变形记/高小林著-北京

2002.10

(光明书架网络小说)

ISBN 7-80145-612-2

I.足… II.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6058号

足球变形记

高小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发行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6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880X1230 1/32 印张9.5 字数240千字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7-80145-612-2/G

定价:19.00元

足球

重要声明：这里所讲述的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故事

主要人物表

韩天放一男，前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现任江城圣剑足球队主教练
柳 儿一女，国家舞蹈学院毕业生
舒 影一女，GTM集团驻华代表
郁 欢一男，江城圣剑集团总裁，江城圣剑足球俱乐部总经理
黄 飞一男，绰号苍蝇，国家卫星电视足球评论员
唐汉夫一男，江城常务副市长
汪 洋一男，国家足球总会常务副主席
任大齐一男，绰号狗熊，江城五环娱乐城总经理，赌博集团头目
梁光明一男，足球经纪人
莉 莉一女，著名女作家
陈 晓一男，圣剑足球队主力队员
麦 瑞一男，GTM集团电脑工程师
朱子展一男，著名历史学家，江城大学教授
古华钧一男，圣剑足球队主力队员
雪 儿一女，绰号足球小姐，五环娱乐城坐台小姐，赌博集团主要

成员

余丽娜——女，唐汉夫之妻
唐 娜——女，中学生，唐汉夫的女儿
余 斌——男，圣剑足球队领队
侯子云——男，绰号猴子，国家卫视体育记者
汪小三——男，绰号名记，足球记者
王约翰——男，OBC集团首席执行官

目 录

第1章 一只大鸟	(1)
第2章 你更喜欢哪一个	(23)
第3章 英雄山,女儿洞	(69)
第4章 满天星	(89)
第5章 恶之花	(119)
第6章 魔鬼身材	(141)
第7章 圣斗士	(167)
第8章 小母牛系列	(197)
第9章 宝贝	(221)
第10章 故事	(243)
第11章 保卫江城	(265)
第12章 爱欲与精神的相互遗弃	(289)

第1章 一只大鸟

人啊，自然一点吧！你本来是用灰尘、沙子和泥土制造出来的，你还想成为比灰尘、沙子和泥土更多的东西吗？

——毕希纳《丹东之死》

1

“新世纪的太阳也没能让我们的足球现出生机。”

“你没注意到吗？新世纪的足球却越来越像女人们的美臀，秀色可餐哩！”

此时，黑色奥迪V6轿车的时速是一百六十公里。

羞色退尽的阳光对它紧追不舍。

奥迪V6如同一块眩目的光斑，在近于黑色的公路上轻快地滑行着。

2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马上就要飞往江城的空中客车像一只白色的大鸟，懒懒地趴在那儿让太阳爆晒。喧嚣和轰鸣同各种说不出的味道掺



柳儿一边抚摸着韩天放的手臂，一边惊叹说这哪是肌肉
这是铁呀

杂在一起，将个若大的航空港搅和的让人一进去就毛发耸然。倒是宽敞整洁的机仓里显得清爽宜人，空中小姐们都站在仓门口，一律的将笋尖样白嫩的手很好看地交叉在一起，形态各异地放在各自的腹部，无论是见到什么人，全都柔柔地问一声好，那绽开的微笑虽说是有节制的，却绝对是一脸的国色天香。

韩天放把时间卡的很准，在空中小姐们决定不再焦虑和失望，并且摘下话机准备通知机场播音室那一瞬间，一脚踏进了机仓。

您好。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充满职业气息的问候一下子让他的信心全都消失殆尽，因为他刚才还自信在他销声匿迹十个月之后人们只要看到他的背影就能把他给认出来。

“所以我才像一块毫无特色的石头，可笑地在梁光明的车子里躲藏了三十分钟。”他想着，脸有些红。

在那辆黑色奥迪V6里，韩天放一直不断地打着让梁光明羡慕不已的哈欠，脸上疲惫的皱纹全都以最舒展的姿态让梁光明一个人欣赏。

“一夜没睡，等到天快亮了，才合了会儿眼。”他抱怨说。

梁光明嘲笑道：

“说起来怎么也当了两年国家队的主帅，你怎么连江城的这点儿小事都装不下？”

“我说夜里你们的动静就不能小一点呀？”韩天放白了梁光明一眼说。

梁光明这才明白韩天放说的什么，几乎笑出声来：

“你不知道，柳儿这女子你就碰不得，还没怎么着就山呼海啸的。我呢？更是听不得她叫，她越叫，我就越来精神，早忘了隔壁还有位如饥似渴的韩大帅呢。”梁光明说这话时神情自如，倒是让韩天放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一时脸有些发热。

柳儿是国家舞蹈学院的学生，毕业后既没有按照分配去

广州，也没有在北京就地找工作，而是愉快地混迹于京城权贵巨贾之中。柳儿说，像她这样的女子并不仅她一个。她自喻是一片随风飘来飘去的枫叶，虽然没有根底，但无论飘到哪儿，都会给人带去一抹鲜亮的色彩，特别招人瞩目。

“我们是飘的一代。”柳儿的音色很美，她说这话就如同上个世纪中期的青年们高唱革命歌曲那样充满了自豪。至于是否把“飘”字写为“漂”，柳儿曾和一位作家进行过探讨，柳儿说“漂”是随波逐流，而“飘”则是自由自在。所以她认为自然应该是“飘”。

柳儿“飘”的很是不错，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有了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成为她“飘”的伴侣。

红色的法拉利跑车加快了柳儿“飘”的频率，“不然，”梁光明说，“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飘到我这儿来呢。”

像柳儿这样的女子，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是很难见到的。与那些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美女们相比，柳儿决不仅仅是胸部更丰满，腰身更苗条，脸蛋更俊俏……一位著名的美学家说，新世纪美女的世纪特征全部体现在柳儿那圆滚的凸起的富有弹性充满生机同时又凝聚着巨大力量的“美臀”上。另一位也很著名的诗人马上与之相呼应，说：

它

竟然勇敢地

与足球相媲美！

诗人的诗句马上引来一块夜间的浮云。浮云在云集着艺术家和诗人的乡间别墅的上空游荡了大半夜，最终化为一阵柔软的细雨飘然而下。

第一次见面，柳儿的勇敢就让韩天放生畏。当时她根本就没注意到韩天放的喉咙是否发紧，更没想到他的小腹也会

产生一阵隐隐约约的痉挛，而只是旁若无人地一边抚摸韩天放的手臂，一边惊叹说这哪儿是肌肉这是铁呀！

在梁光明家借宿，是由于韩天放和梁光明都不想在还没有正式与江城圣剑足球俱乐部签约之前走漏消息，他们都觉得让韩天放第二天从这里直接去机场，可能是掩人耳目的最好办法。

躺在床上的韩天放，并没有过多地去想他这次受聘圣剑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和胜算，他只想好好地睡一觉，以便让人们看到消失了大半年之后的韩天放还是那么的有精神。没想到柳儿所发出的声响，很快就如同一条条小虫从房间里的哪怕是细小的缝隙挤了进来，并且毫无顾忌地朝着疯狂的方向发展。

这不是叹息，不是呻吟，是一种真正的尖叫。

暗中的韩天放突然想到上个世纪一位伟大小说家的描述。

“尖叫”不顾一切地发展着，直到最终的嘎然而止，让一切都归于死一般的寂静，却没有忘记留下那些小虫陪同韩天放辗转反侧，以至天空泛白，腹部痉挛所引起的疼痛也没有完全消失。

早晨，韩天放一走出房间，就撞见柳儿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睡衣站在客厅窗前。

韩天放回避不及，柳儿胸前的那两朵梅花已然暗香浮动沁人肺腑了。

“韩指导，昨晚没睡好吧？”柳儿明知故问，一脸恶作剧般的坏笑。

韩天放狼狈至极，此后直到要坐车到机场，他再也不敢正眼瞧柳儿一眼。

柳儿却不放过他，又把他叫往，问韩指导不会是第一次去江城吧？

韩天放一边回答说恐怕至少也有七八次了，一边在心中臭骂梁光明。这次江城之行，除了梁光明，就只有国家足球总会执行副主席汪洋知道，这个该死的梁光明，什么话都和这妖女子说。

想到这儿，韩天放又不由的一怔，悄然自问她真的“妖”吗？

“那您对江城有什么评价？”柳儿又问。

“江城是个有近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我怎么敢妄作评价。”韩天放开始恢复常态。

“那印象总是有吧？”柳儿还是不依不饶。

“就像个大码头。”韩天放被逼无奈。

柳儿拍手叫了起来，说这可是我听到的对江城最为贴切的评价。说完，又俯过身，让声音痒痒地撞击韩天放的耳膜：

“过几天，我就到江城去找您。”

吓了一跳的韩天放说你去江城干啥？

柳儿倒也一愣，眉毛便拧成一簇花蕊，说怎么您不知道我是江城人呀？

柳儿的话一直让韩天放忐忑不安，他简直不敢想象柳儿这样的女子在自己身边出现会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会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麻烦。

“而且她还那么的妖。”

韩天放想着，就有了一些异样的感觉。不过当他在座位上坐好，扣上安全带之后，首先想到的还是一到江城就马上给梁光明打电话，让他把柳儿管好，千万别让她来江城给自己添乱。

恰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声毫不掩饰喜悦之情的声音问他说您是韩指导吗？

到底还是被认了出来，韩天放沮丧地点了点头，面孔依旧对着弦窗，想到这声音首先是柔和的。

“太好了，真高兴同您一道去江城。”

高兴的声音还是那么柔和，柔和得让韩天放在无法不转过身来的那个瞬间让两只异常明亮的双眸进入他的眼帘，以至使得机仓都猛地颤抖了起来。

明亮的眸子掠过几丝惊恐，一只比声音更柔软的小手紧紧抓住了韩天放的手臂（这哪是肌肉这是铁呀）。

紧攥着韩天放的手背上立即现出几只肉窝。肉窝浅浅的，圆润，光滑和透明，散发着迷人的光彩。韩天放突然感到一滴又一滴红葡萄酒的液体正在通过发紧的喉咙，注入自己的心脾，接着就异常熨贴地自己的身体中蔓延开来。

空中客车大叫一声，直冲蓝天。

“我叫舒影！”柔和的声音淹没了一切。

3

事情是在三天前决定的。

那天，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灿烂的阳光时隐时现，几只无名小鸟在风中穿行。

“再这样呆下去，你的骨头可是要发霉了。”汪洋尽可能地把话说的还像从前那样的随便，但韩天放非常清楚，早在十个月前，随着世界杯预选赛最后一声哨音的吹响，他和汪洋之间持续了二十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日子也就随之结束了。

“第一，”当时汪洋用从没有过的口气对他说，“闭上你的这张臭嘴！第二，马上找个地方让自己消失掉，直到我找到你为止！”

韩天放表示他愿意按照汪洋说的去做，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对汪洋说如果有可能的话，他还想再带一届国

家队。

汪洋听了，学着世纪之初的那些小B崽子们的样子用手摸了摸韩天放的脑袋，说你没病吧？

如今，汪洋轻而易举地就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找到了他。

一见面，韩天放盯着汪洋看了半天，也没能发现十个月前那场灾难在他身上留下半点的痕迹，相反，汪洋自己倒是明显地胖了许多，红光满面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连每一根头发都精神抖擞地飘逸着精力充沛的光芒。梁光明悄悄告诉韩天放，汪洋在国家足球总会的地位空前稳固，是真正的铁腕。

“这要感谢你。”梁光明说。

“这话从何说起？”

“当有人充当起人民公敌的这个角色时，领袖人物也就随之产生了。”

“我就那么让人恨？”韩天放的话里除了悲哀还明显露出几分愤然。

随同汪洋来的还有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人。

汪洋介绍说 he 叫郁欢，圣剑集团董事长。

身高一米八五的郁欢长着一副削瘦冷峻和苍白的面孔，只要不说话，眼睛便总是流露出忧郁的神情。握手的时候，韩天放注意到郁欢的手指白皙修长，指甲都经过了精心的修剪。

既然是圣剑的老板，事情也就不言自明了。今年的超级联赛已经打完了前两个赛段，去年刚刚杀入超级联赛的圣剑目前的积分排在十二支球队的最后一名，上个星期，圣剑南斯拉夫籍主教练也宣布辞职。所以，就像去年圣剑提前三轮晋级一样，现在谁都不怀疑圣剑将是今年第一支降级的球队。

“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糟糕，”梁光明说，厚厚的嘴唇很滑稽地在他那张圆脸上翻动，“到目前为止，积分落后的五支球队差距最大只有六分，而比赛还有八轮，现在就下谁会降级的结论，不但毫无道理，而且非常的可笑。”

韩天放并不理会梁光明，他仿佛听到一只金色的号角在远方吹响，他盯着郁欢问道：

“你怎么会想到我？”

郁欢苍白的面孔现出微笑，使得他更像法国画报上的性感男影星。

“不是我想到了您，我搞了个民意测验，二十名球员写的全是您的名字。”

“他们是怎么串通起来的？”

“他们不可能串通，我搞了个突然袭击，事先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现在人们都管我叫人民公敌，你让我去圣剑，光是各方面的压力你就受不了。”

“我没有压力，我们是民营企业，整个圣剑全是我的，除了钱压我没人压我。”

“你要知道，我可是连自己都不属于自己的，我的一举一动，都得国家足总发话。”

“我既然把足总的执行副主席请来，就说明我已经把他们全摆平了。”

在韩天放的记忆里，好像第一次有人用如此傲慢的口气对汪洋讲话，也可能就是因为如此，他有点喜欢起这个郁欢来。

“天放你是知道的，”郁欢的话让汪洋尴尬，但他却没有发脾气，“江城的球市是全国最火爆的，我们可不想丢掉它。再就是这几年你一直带国家队，费力不讨好不说，也不像别人打联赛都发了财。几种因素加起来，足总同意你去圣剑。至

于你和圣剑之间的事，由你们自己谈，足总不干涉。”

谈话很快就结束了，因为韩天放没有对郁欢带来的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提出任何意见，他所提出的惟一的要求，就是正式签约必须要等到他与圣剑的全体球员见面之后。

最后，汪洋把韩天放拉到一边，用只有他们俩人听到的声音说：

“圣剑是不会降级的。”

汪洋的话并没有引起韩天放的注意，因为这时正有一朵祥云不露半点声音地从农家小院上的蓝天飘然而过。

韩天放的注意力都落在这朵白色的云上去了。

4

就在那种异常熨贴的感觉在韩天放全身蔓延开来的时候，“苍蝇”黄飞带着助手侯子云气急败坏地赶到了机场。

三十分钟前，黄飞一接到电话，马上就觉得自己是受到了戏弄。因为从国家卫星电视台到机场，三十分钟是国宾车队行驶的时间。而且即便如此，等他赶到的时候，韩天放乘坐的飞机最多也只能是一只远飞的小鸟了。

只要不是在镜头前，身材高大的黄飞总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才三十五岁，脸上的肌肉就已经开始松弛，眼眶的四周也总是留着一圈淡淡的青晕。做为一名著名的电视足球评论员，黄飞和现在的名人一样，整天除了疯狂的工作就是疯狂的和女人做爱（一句上个世纪短暂流行语“玩命的干，没命的玩”的遗风）。黄飞的成名，既不是因为他的形象风流潇洒，也不是言辞的幽默机智。相反，电视镜头中的黄飞不仅语言中充满了恶毒刻薄，而且一脸的狂妄自大和自命不凡。在整个中国，没有哪个球员和教练能够幸免没让他臭骂过，即使

偶有称赞，黄飞也会摆出如同——位伟大的智者在教导他的孙子时的那种神态。在黄飞身边当了六年的摄像侯子云早就注意到，每当国家队在一场重要的比赛惨败之后，黄飞的兴奋程度都不亚于刚刚把一位天真少女或无知少妇勾引到手。这一直让侯子云大惑不解，终于有一次壮起胆子向黄飞讨教其中的奥秘。当时黄飞看了他一眼，嘴里只亲切而又吝啬地吐出两个字：

“傻B！”

人们都习惯将侯子云的“云”给省略掉，直接叫他“猴子”。

“猴子”能够给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的黄飞当了整整六年的助手应该说是个奇迹。

“猴子”有着超乎常人的机敏。黄飞一打开手机，“猴子”就停止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看到黄飞面部表情发生变化，“猴子”已经扛着机器冲出了房间。等到黄飞边走边讲走出来的时候，侯子云已经把那辆墨绿色的三菱吉普悄没声儿地滑到他身边了。

在车里，黄飞又接连不断地打了好几个电话，其中一个 是打给机场办公室主任李小军的，他问李小军能否想什么办法让飞往江城的3322航班推迟起飞时间。李小军很快就回答说3322航班已经编队，起飞时间不可能推迟。黄飞又说那我们的车直接开到停机坪，李小军马上回答说这一点问题没有，我就在机场的二号专用车道的进口等你们。果然，当“猴子”驾驶的三菱吉普风驰电掣般开到机场时，李小军已经在那里等候了。黄飞朝李小军招了下手，李小军肥胖的身躯不可思议地变得轻飞如燕，一跃就上了车子。

猴子侯子云已经做了黄飞六年的助手，时间越久，他就越对黄飞精心编织的网络感到心惊胆战。这是一个人数很可能已经达到千人的巨大网络，这其中除了足球圈内的人外，

还包括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工商企业家、新闻记者、影视名星、作家、警察、军人、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人员、从事着各种职业的球迷以及妓女、黑帮分子和赌博集团的首领。这个网络不仅能够让黄飞最及时地得到各种想要得到的信息，而且还让黄飞几乎到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可怕地步。就在当初韩天放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惊呼韩天放好像一滴水蒸发掉了之后不到两周的一个傍晚，黄飞带着侯子云开车来到西郊。他们围着一所独立的农家小院绕了两圈，黄飞没向他做任何解释，只是让他尽可能详尽地将这所农宅拍摄下来。一周之后，黄飞和“猴子”又蹬上了这里的一座山顶，这次黄飞让“猴子”在摄像机上安装了高倍望远镜头。当“猴子”在取景框中看到韩天放在远处的一条山道上奔跑时，惊讶的差点没一屁股坐在地上。

李小军成为黄飞网络中的一员，不仅是由于他是一个狂热的球迷，还因为他是一名黄飞的崇拜者。有人说如果中国的足球再不赢几场球，黄飞的崇拜者很快就会超过球迷的人数。黄飞是在一次到机场采访弃甲而归的国家队时同李小军认识的，从此，狂热的球迷李小军在谈论足球时，更多的是在谈论黄飞，他说只有黄飞才是真正的足球天才，他对足球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力不仅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他甚至说如果让黄飞去统领国家队，中国足球将打遍天下无敌手。

李小军的话后来传到黄飞的耳朵里，黄飞先是谦逊地一笑，然后同样也是无限怜爱地说了李小军一句“这个傻B”。

这个带有女性生殖器的词汇是黄飞的口头禅，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黄飞都能够避免在镜头前讲出它来，这让无论是侯子云还是李小军以及所有熟悉黄飞的人都认为是个奇迹。李小军有一次还专门为此请教过黄飞，黄飞的回答自然又是说李小军“你真是个可爱的傻B”。

黄飞终于看到了空中客车飞离跑道时的壮观场景。